



蒋肖斌

一周暖闻

保洁大叔银杏之爱



12月6日,浙大医院医生们的朋友圈,被一张暖心的图片给刷屏了。图上一位大伯身穿保洁服,手拿扫帚。身边的小女孩穿着粉色外套,挎着一个水壶。他们面前是摆成I love U形状的银杏叶,画面温馨有趣。

大伯姓陶,60岁左右,是江苏人,在浙大儿院当保洁员已经快一年了。那天早上6点多,陶大伯就清扫了一遍院区。现在正是银杏叶掉落的时节,没一会儿,地面上又堆起了厚厚的落叶。

他跟我说,这个叶子落下来蛮好看的,病人经过都要看一眼,拍个照,扫掉就太可惜了。后来他不知怎么地就想到扫出这个样子。浙大儿院物业项目经理彭女士说,陶大伯大字不识几个,她也好奇这个英文字母他是怎么拼写出来的。

陶大伯的大作完成后,吸引了众多病人和家属驻足欣赏。于是就有了那张和小病人合影的照片。你看,只要有爱,语言不是障碍!

医院垫付急诊药费



危重病人一送进急诊抢救室,无需任何手续,医院就在其就诊卡里垫付2000元,有效期为1.5个小时,抢救的所有费用从里面扣除,抢救结束,家属将费用结清即可。此外,送化验标本、取检验报告、拿药,也都由护工代劳。这是浙江义乌市中心医院近日推出的便民服务,家属不用再跑来跑去排队,可以全程陪护病人。

危重病人家属本来就着急焦虑,基本处于蒙了的状态,再让他们往返交费、拿药,太折磨人了,也就耽误时间,所以推出了这项举措。该院急诊科主任陈铁江说,便民通道12月5日开通,每天约有十几名危重患者使用这项服务,没有一例拖欠、赖账的情况发生。

在生命面前互相信任,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善意。

小伙子喂给荒人喝粥



冬日的长春街头已非常寒冷,却于近日上演了温情的一幕。一位年轻小伙子在美食城就餐时突然发现,有一位拾荒老人正在收集别人吃剩下的饭菜。他立即买来一碗热粥,还亲手慢慢喂老人吃下,慢点吃,别着急。不够吃?随后,他又买来几个包子送给老人。

这温馨的一幕被一旁就餐的网友拍下来,引来一片赞美之声。感谢这个男孩在寒冷的天气里给爷爷爷一丝温暖。有爱,世界就充满爱。

司机灌醉乘客救人



滴滴司机拉着客人直奔山,还把客人灌醉,他究竟想做什么?警察赶到后,竟然给司机一个大大的拥抱,这究竟怎么回事?

12月5日下午两点多,王师傅在浙江建德的新广场接了一个客人。小伙子一上车就问:新安江最高的山在哪里?王师傅感觉不对劲,就问去山上干什么?小伙子哭着说:我不想活了!这可吓坏了王师傅,仔细一看,小伙子的手臂上有明显的割痕痕迹,还在流血。

而在这头,新安江派出所接到报警:我男朋友在KTV割腕了,你们快去救救他!时间一分一秒过去,自杀小伙子却毫无音讯。直到下午4时30分,小伙子的电话终于又接通了,传来另外一个男子的声音:人没死,就是喝趴下了,我也喝高了,你们赶快来,我们在溪头新村山顶上。

原来,王师傅和小伙子两人买了酒,就上了附近小山丘的山顶。王师傅对他进行了开导,小伙子渐渐释然,酒也越喝越多,一个多小时就喝得不省人事。按着王师傅的指示方位上了山顶,民警赶紧将男子送进了医院。

喝酒伤身,这一次却救了命,王师傅的这波操作,我服!

# 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.82亿人

2016年夏,北京市通州区西马庄的一处工地,一名不满20岁的工人站在窗边看了很久。他跟着父亲离开家乡四川来北京干木工活儿。照片的拍摄者李程璞来自河南濮阳,是一名奔走于全国各地的农民工,3年前开始用手机为身边的工友拍照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今年12月14日说,截至2016年年末,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.82亿人,其中外出农民工1.69亿人,分别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和50万人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

## 暖心

执笔:中国青年报 中青在线记者 张文凌  
视频编导:李雪静  
H5制作:中青融媒工作室  
文稿编辑:蒋群薇

11月中旬,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上,郭净和藏族女孩卓玛玛合拍的纪录片《卡瓦格博》,被中国民族博物馆永久收藏。事实上,这部影片,仅是郭净在藏区拍摄的众多影像中很少的一部分。作为一位人类学家,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,曾有10年时间与云南迪庆高原的藏族人生活在一起,背着简单的行李与他们一起朝圣、旅行。他用摄像机和笔,记录了2000年以来,外来探险、开发和旅游等活动,对当地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影响。他历时4年完成的《雪山之书》,以口述历史和调查笔记的方式,用50多万字呈现了卡瓦格博地区的神山文化、民间传统文

## 曹林

### 暖评

# 好人的自信不需要佳话滋养

这条新闻,让人看着很温暖,很安心。是的,好人被世界温柔以待的新闻,总让我们的道德感受到了滋养,让我们更充满做好人的自信。

6年前,当时年仅19岁的广东吴川青年庞华新从外地回家途中发现4名女学生在水塘溺水,他奋不顾身跳下两米多深的水中救起她们。6年后,25岁的庞华新不幸患上白血病,被他救起的4个女孩和他们的家属在得知庞华新病重后,连夜赶来医院看望,在外地的更是请假赶来,纷纷为当年的救命英雄捐出了自己的心意。消息传出后人们纷纷慷慨解囊,上万名好心人捐助的30万元,使他前期的治疗费用得到解决,医院方面也表示将全力救治庞华新。

新闻后面都是这样能让人感受到温度的留言:你是一个好人就注定被这世界善待,善有善报这句话并不是无道理的,好心有好报说的大概就是这样吧。以德报德,好人救了好人,好人又来救好人。我知道这个世界没他们说得那么好,但我也知道这个世界没你们说得那么坏,这才是人心应有的样子。

也有人说,终于等到一个暖心的正能量新闻了,这样的事情太少了。看多了那些冷漠无耻,好不容易有一个佳话,让我又相信善良和美好了。能理解这种留言后的情绪,是每天在网站、社会新闻频道看到太多窒息人心的负能量新闻后,被暖闻中的阳光所治愈的感觉。

我想说的是,人们的善良,对美好的追求,应该源于内在的道义自信和道德信仰,而不是依靠外在的佳话支撑。因为这样的佳话,你并不会在新闻中常常看到。并不是说现实中人心不古道德沦丧,人们缺乏感恩意识,好人很少受到好报,好人常常既流血又流汗,其实是,我们身边像庞华新这样被温柔以待的故事,行善、感恩、报恩,有很多很多,只不过不像广东男子6年前救人如今病重,4名当年被救者为其捐款,这样有新闻价值,都很平常,静静地做好事,默默地回报,因为太平常,平常得没有新闻价值。

化在自然保护中的有益作用。在云南德钦县的乡村,村民们都把郭净叫做“桑匹”记者。因为他曾和村里的牧人桑匹在山里住了一段时间,桑匹身上的虱子都爬到了郭净身上。多年来,村民们从没有把他们同吃同住、背着摄像机的“桑匹”记者当外来的“甲”(藏语中指汉人,也通称外来人)记者注)。

郭净也没有把自己当外来的“甲”,他认为《雪山之书》就是他和当地藏族人合写的一本书,我不过是个执笔者。很多调查过程都是和他们一起完成的,很多想法、观点和认识都来源于他们。在德钦的高山村子里做田野调查时,郭净发现,当地藏族人很在意上个世纪90

年代的登山事件,只要和村民聊天,他们就会说起梅里山难的事。梅里山难发生于1991年1月3日,那天,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攀登梅里雪山活动中,17名队员罹难,其中中方6人,日方11人。这是日本和中国登山史上最大的山难。梅里山难和1999年的梅里雪山千年登顶行动,把梅里雪山炒得名声远扬。当地藏族人反对攀登神山的呼声,也经由环保人士、媒体和媒体的报道,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。2001年,德钦县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,禁止任何登山队攀登这座山。

《雪山之书》的开篇,对山难事件进行了陈述,包括官方的、媒体的、民间的、网络的。山难事件不仅仅催生了中国的山难救援组织,也第一次在网上展开了登山运动和环保、文化冲突的公众性讨论。郭净把这些讨论都保存了下来。它们比登山活动本身更具有历史价值。人们曾以与大自然斗争为荣,可大自然却用它们自己的方式报复人类,沙尘暴、气候变暖都是人类不尊重大自然的结果。灾难带来了思考。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在参与了一次又一次山难救援后,改变了对山的看法,不要怀着征服者的心态对待山。山不是对手,山是朋友。

在藏区,神山不只是神山的概念,也是环保的概念。郭净说。多年的田野调查,让他看到,藏族人与山、荒野、动物有着一种亲密关系,那是城里人无法了解的。只有到了那里才发现,它是真实存在的,就在他们每天的生活空间。郭净收藏着一本画册,画册上的狮子、绵羊、金丝猴、老虎、兔子等动物,都是德钦县雨崩村的村民们画的。尽管村民们会抱怨动物给他们带来了麻烦,但村民对动物的排序和评价,都和使用价值无关,更多的是一种审美色彩。比如,他们把狮子放在所有动物之首,他们认为,狮子是雪山的象征,没有它就没有冰川;他们还认为,没有宝山就没有马鹿和老虎;尽管豺狼和老熊吃牲口、吃庄稼,但它们,是卡瓦格博的狗,很好吃麦苗、青稞苗,但兔子走在林中很好看。动物之美,被他们一语道尽。村民对动物的评价,让郭净等研究者大开眼界。那次,他们进入雨崩村的一队人中,有研究野生动物的、有管理自然保护区的、有探讨文化变迁的。尽管我们都受过科学训练,想用自己的学问为当地社区提供帮助。可一旦身处深山,以往的知识便丧失了解读的能力。从对动物的看法,能看出当地人对山的看法。郭净说:他们对环境、山林、大地的认识,和他们对生命的认识是相互关联的。

# 敬畏自然之旅



郭净在攀登说拉山口。 此里卓玛/摄

这种关联,通过纪录片《卡瓦格博》中救青蛙、喂蚂蚁的短片展示了出来。这部片子是2003年6月,郭净与藏族朋友仁钦多吉、此里卓玛等人,在绕卡瓦格博外转之路路上拍摄的。那是在一个开满野花的山谷里,两位转山的老人,扎着大红包头、满头白发,蹲在一个准备竖电线杆的小泥洞前,用两根棍子把3只青蛙夹了出来。获救的青蛙蹦蹦跳跳,跳向水边。老妇人在背后对青蛙说:你们没事找事,为什么跳进电线杆洞去。人家一来竖电线杆,就会被压死的。

然后,她们继续前行。在一棵有半人高的树根下,老妇人拿出一个塑料袋,抓了把糌粑面往树根上撒,边撒边念:红蚂蚁爷爷来喝茶。果然,红蚂蚁都从树根里出来了,大的蚂蚁还站了起来。原来,有的藏族地区一直还保持着每年上山喂蚂蚁的习惯。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的东西,在藏区到处都看得见。人与自然共存的关系,渗透在他们的生活中。郭净记得有一次去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,草原上的公路笔直地伸向天边,然而司机开车却扭来扭去,原来他在躲避迎面而来的小鸟和昆虫。在果洛,郭净和朋友们前去拜访年宝玉则环境保护协会的负责人扎西桑俄。从小就喜欢观鸟的扎西,是个跑遍藏区拍鸟、并把每种鸟都能画出来的“牛人”,他的家在草原上,他告诉郭净:一个巴掌按下去,手下会有7种治病的植物;整个身体扑下去,医治所有病的植物都在你身子底下。郭净感叹,和他们在一起,才真正理解什么是生态文明、山水文化,它们就活生生呈现在你面前。

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常年打猎为生的人,他们对动物也保持着敬重之心。比如猎手阿尼洞。藏语里,阿尼洞的意思是熊爷爷。因为过去他打过很多熊而得名。有一段时间,熊爷爷突然变成天坐立不安,他总是看见各种动物来找他讨债。于是,他决定不再打猎。他开始在村里成立老年协会,做一些与环保和文化相关的事情。他收集当地的经文,找年轻人帮他记录,最后汇编成《卡瓦格博秘籍》。

和其他游客一样,郭净来到德钦,首先是被卡瓦格博的自然风貌所吸引,但时间久了,他发觉那些终年与山相依为命的人更有趣。他在《雪山之书》上写道:卡瓦格博能成为中国第一座拒绝人类登顶的雪山,他的力量,不仅来自于风暴和雪崩,更来自于给他命名的那个文化。来自于那些始终坚持着那个文化传统的人们,凭借代代相传的信仰,使一座信仰的山,成长为一座神圣的山。



扫一扫看H5和视频